

★ TA ZOUXIANG YONGHENG ★ CHANGPIAN JISHI WENXUE

★ 马泰泉 / 著

★ (长篇纪实文学)

★ 八一出版社

★ BAYI CHUBANSHE



她睡了，为她守灵的少先队员身旁，是一只20000名孩子联名敬献的花篮……

她走了，为她送行的老教授泣不成声；这辈子里送了两回灵，一回是十里长街送总理，再一回就是今天……

她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卓著的战功，但她那传奇而平凡的一生却令万千生灵景仰……

她

走向永恒

她走向永恒

马泰泉 / 著

八一出版社
BAYI CHUBANSHE



新登字(京)117号

书 名: 她走向永恒

著 者: 马 泰 泉

出版者: 八一出版社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封 面: 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 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

装订者: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 八一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85,000

版 次: 1993年6月第1版

印 次: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书 号: ISBN 7-5081-0100-6/I·01

定 价: 5.5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向張培英同志學
習把一切獻給黨

江澤民

一九九二年九月廿日

江泽民总书记题词：“向张培英同志学习，把一切献给党”

向优秀共产党员
张培英同志学习

聂荣臻

聂荣臻元帅题词：“向优秀共产党员张培英同志学习”



张培英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张培英遗体被护送到总后医学专科学校



各界群众列队护送灵车



目 录

序 章 最后的赠别……………（1）

- 悲怆的“童话”
- 短暂与永恒的参照系

第一章 卓绝的抗命……………（11）

- 被诅咒和被遗弃的出生
- 情感的两极：爱与恨
- 飞出樊笼的鸟
- 实现了的梦和梦醒之后

第二章 需要爱，也需要信仰……………（31）

- 不该是精神上的“孤女”
- “恋母”情结
- 机遇二重奏

第三章 锻造灵魂的炼狱……………（49）

- 生存，还是毁灭？

- 圆圆的残月
- 中国的“保尔”

第四章 托起残躯的生命之光…………… (64)

- 复苏的热望
- 求证自己，以悖于常规的方式
- 痴情
- 母女柔肠

第五章 寻找那方失落的“圣土”…………… (83)

- “绿宝箱”里的梦
- “免费书摊”和“孩子王”
- 被人嫉妒是一种幸福
- 人·星宿·宇宙
- 鞭挞下的爱抚

第六章 情系“希望工程”…………… (108)

- 最初的信任
- 武训的传人
- “十连冠”及两千张档案卡
- 在孩子的瞳仁里
- 但愿“神圣”不再忧思

第七章 寻找回来的羔羊…………… (130)

- 为你缝补心灵的碎片
——给失足者

- 舐犊之爱
——给失落者
- 诚则灵，金石为开
——给残疾者

第八章 血，总是热的…………… (153)

- 牧马人和月亮
- 跨进天国“门槛”
-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 壮哉斯人

第九章 权力与人格…………… (179)

- 人民代表
- 人格比权力更有魅力
- 全凭这颗心

第十章 昭示与期待…………… (198)

- 老张后面有老王
- 为“母亲”减轻些痛苦吧
- 终于读懂母亲这部书
- 感受“太阳”的温暖

第十一章 谁是富有者…………… (219)

- 如此窘境
- 在“骂娘”的背后

- 答 案
- 跨越“代沟”

尾 声 她走向永恒..... (242)

- 别样的追悼式
- 她感动了上帝

后 记..... (251)

序 章

最后的赠别

● 悲怆的“童话”

1991年6月29日下午2点，张培英走出家门去参加军事医学科学院纪念建党70周年报告会。作为优秀党员代表作平生第一次演讲报告，她着实感到欣慰和激动。

这些年来，她出席过不少可谓够规格、高档次的会议，但她却似乎碍于自己的“形象困难”而总是把登临主席台的那一时刻推让了出去，悄然坐在台下。可是，这一次非同寻常，院领导在几天前就跟她说：培英同志，大家都推举你作事迹报告，你是最有资格在大会上发言的。义不容情，她欣然答应了。

为了这次演讲，她认认真真地作了一番准备，还请政治部的同志帮她修改讲稿。

为了这次演讲，她索性大半天不喝水，午饭也只是潦潦草草扒几口，不喝汤，连服药必须的半杯水也罢了。她想：自己患有大小便失禁的毛病，要是控制不住，在台上发生类似的事件，那是很狼狈的。

丢下碗筷，她想起几位家长要求给子女联系入学和转学的事，就翻开已被翻旧的电话号码本给几所学校负责人家里打电话。她耳背，嗓子喊得都有点哑了。老伴在一旁提醒她：你要注意节省点音量，留着登台演讲时用。不过你发言的时候就不

要使这么大的劲儿了，有扩音器会帮你把声音放大好多倍；另外还要注意嘴与话筒的距离不要太近，因为你平时说话总是像漏气的风箱，带有噗噗哧哧的杂音，离话筒近了，让人听着像刮起了大风似的……她说记住了，记住了。

打完电话，老伴催她躺下休息一会儿，可她却无力抬起两条沉重的腿。老伴忙扶她上床。刚躺下，有个孩子推门进来：“张奶奶，我想借本书看。”

她说：“好好，奶奶这就跟你一块去辅导站。”说着翻身下床，拿起讲稿，领着孩子出门而去。

“喂，你的药还没吃哩！”老伴追出来喊。

她回头说：“等散了会回来再吃。”

老伴摇摇头。

给孩子借罢书，走出辅导站，迎面碰上一位学生家长，她马上打招呼说：“你儿子要的复习资料我已找好，晚上我给送去。”

“谢谢您啦老张。”这位家长说，“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真得好好报答您啊……”

“看你说的，多考上一个大学生，咱们都高兴！”

“那是那是……”

说罢，她朝会场走。

抬眼瞥了一下天，太阳嵌在当空，像个烧得白炽的铁饼，火辣辣地散着热；几朵游云像孩子们放飞的风筝；忽儿一群哨鸽拉响一串生动的音符，那悦耳的旋律在她心里荡起一缕温馨的惬意。

知了在路旁的茂树间藏得严严实实，却又此起彼伏无休止地轮唱，仿佛在夸耀自己有一副天生的出类拔萃的好嗓子。这使她想到自己这张不太灵便，说话时总是漏风跑气的嘴，想到

马上就要登临主席台作演讲报告，她简直有点嫉妒它们了。

可是，她不知道，属于她生命的最后时光正一步步地向她逼近……

下午3时许，由主会场向医科院另外两个分会场作实况转播的摄像机忠实地录下了这样的镜头——

“共产党员活着的价值，就在于能为党工作……离休后，我曾因心脏病和小脑出血几次住院治疗，越是这时，我越是感到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我感到……我感到……”正在作报告的张培英声音突然由强转弱，断断续续，含混不清。

主持会议的院副政委张超少将走过来贴着她的耳根说：“老张，您讲得太累了，喝口水吧……”

她怔怔地未作反应，头晃动了一下，几秒钟后便倒下了。

群情震撼。现场近600名科技人员纷纷站立。主席台上挤满了人：老张，老张……你醒醒，你醒醒啊……

她仿佛听到了这声声呼唤，居然会心地抽动了一下嘴唇。这不禁使人们一双双紧蹙的眉头平添了一丝祥和，目送着她被紧急赶来的医务人员抬出主会场。

惊诧与骚动引起与会者最初的反应是：

她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她要是不上台演讲，可能就没事了；

她的躯体出现这种“假眠”状态的暂歇之后，还会像前几次那样安然无恙地“醒过来”……

——这些殷切而虔诚的祝愿仿佛在证明，她那早已残损的躯体里似乎永远蕴藏着“死而复生”的契机！

她被送往307医院抢救……

会场至医院的路上淌着人流……

太阳像一只受伤的鹰隼追随着人们痉挛地滚动……

老政委程坤源闻讯后，踉踉跄跄朝医院赶，他向一同前往的人群念叨着：“……她这个人呀就是倔，医院多次通知她住院她不去，这下只好抬她去了……不过，她的病情我知道，她就像一架长时间超负荷运转的机器，进‘厂’修整修整，很快就又咚咚地开出来啦！”

尽管老政委说话时的声调有些哽咽，而大家却笃信这个生动而又形象的比喻，像憧憬着一桩动人的童话，以至于人人脸上挂着两串颤栗的泪珠，也都相互看做是对危难者转危为安的默然祝福；以至于空中盘飞的鸟和隐翳茂树中的蝉的啼鸣，听来也仿佛是对一个优秀生命的赞礼；以至于那个痉挛滚动的日头，似乎也在极力印证一位逝者的年轮还未迫近黄昏……

这一切，都被赋予了一种灵韵，一种情愫，成为人们为她编织“童话”的内容。

五一小学高级教师王润宗说：“老张这种情况我就遇见过两次，都是用救护车紧急送进医院的。谁知没过两天，她又笑盈盈地来找我去给孩子们上辅导课，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我说老张你怎么跑回来了，她说‘太阴司里不收我，说我的事没做完，必须回来继续做’。你听她说得还挺幽默……”

万寿路地区校外教育办公室主任冯志忠说：“老张把车都给我们要好了，说明天要同我们一块去周口店参观猿人洞，再认识一下远古‘有巢氏’我们的祖先。她还说要是能抽出空，就陪孩子们去外地参加夏令营活动呢……”

院校外辅导站的马秀兰说：“今上午老张给几个学校打电话，约好下星期去抄学生们的考试成绩。我给她倒杯水，她也不喝，抱着个话筒一会儿高兴得呵呵直笑，一会儿又沉重得紧

皱眉头，还用她那只剩下骨头茬茬的手指攥着笔记着什么。看到她脸上那一小块未烧伤的真皮，我心里很难受，我说老张啊，你该注意身体了。可她说，没事，感觉良好，运转正常……”

二所生化室副主任章扬培说：“前天，我在院门口碰见她，她问我，所里有没有外出和将要外出的人员？我一听就明白了，我说，老张您在培育下一代方面的贡献，绝不亚于我们在科研工作中取得的任何一项成果！我们和孩子都托您的福，您可要千万保重身体啊！她笑着说，为你们提供点服务，是应该的嘛，我这架破机器虽说隔三岔五出点毛病，可也颠挡惯了，还是挺皮实哩……”

……

直到 307 医院又把张培英紧急送往总医院抢救，很多人还依然怀着这样的憧憬。

● 短暂与永恒的参照系

这天晚上，医科院的食堂和小卖部门前显得异常冷清；幢幢家属楼里骤然失去了往日的喧闹……

这天晚上，总医院急诊室门外挤满了闻讯赶来的官兵、教授、教师、职工、家长和孩子。他们守候在急诊室门外和走廊里，显得急切、焦虑而又有耐心。这场面就很让医务人员吃惊；又不是向遗体告别、开追悼会，怎么跑来这么多人？

一见医生从门里走出来或走进去，就有人围上去询问、恳求：

“大夫，老张她没事吧？”

“需要献血吗？俺是 O 型血！”

“只要能把老张救活，献器官也给！”

“.....”

这又不禁让医务人员感叹：总医院天天都有不少高级干部来看病或住院，也没见这么多人护送或探视；而眼下被推进去抢救的仅仅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太婆，一位 65 岁的伤残军人。在先后崛起的一大批中华医学精英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她的正式职称也许只能从其档案袋里方可查寻到早在 1958 年评定的助理研究员，而现任职务只不过是一位不占“编制”的院青少年校外辅导站站长。

最使医务人员惊愕的，是他们在竭尽全力抢救时发现，这位老太婆穿的背心竟是用三截旧床单拼制而成的，上边还缀着一块块补丁！——都 90 年代了，她怎么还……

直到这颗心脏停止了最后一次微弱的跳动，他们只好将手中的急救药品和器具缓缓放下，却迟迟不肯将一个残酷的事实向等候在门外的人们公布出去……

医科院保卫处处长金逊心神恍惚地回到家，已是第二天中午 12 点多了。

妻子做好了饭菜端上桌，说：“快吃饭吧，你从昨天下午到现在还没动过碗筷，老张她……”

金逊抬起头，目光呆滞地朝妻子脸上瞅一眼，马上转向一边。

妻子眼尖，惊惧地发现男人脸色铁青，眼圈发乌，脖颈和额头上的筋络蚯蚓般蠕动，一摸他的手，冰凉——她立刻明白了什么，泪水簌簌地滚淌下来……

昨天上午，张培英来找金逊帮她修改演讲稿。金逊说：“老张，你太谦虚了，不论你说什么，大家都服气。”张培英笑笑：“听我唱唱高调图个好听么？顶啥用？”改稿时，金逊悄悄把一